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誠齋易傳卷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

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王假之豐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曷為而致乎此也明而動而有為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為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

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逋况於人乎况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无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无逸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

无離之雹則躡足而怒不解无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且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顏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當豐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虛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雜也與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

世過九四同德相應之通臣爲已之所主已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災至者何也時雖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通臣安能以已之昭昭啟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豈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則災

于而國小則災于而身故漢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旬者旬時言雖无咎而未久也過是則災及矣初與四皆陽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為遠臣之所為主初以遖臣為所主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鑒至明不可揜故覺不可以為鏡晝不可

以為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資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為昏世无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為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揜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晝為夜也意者无日而晝晦與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與然則日中見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蔀者有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暈于外其賊在內六二

為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疑舉而見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六猶暗也況加之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德宗根於柔暗之資而力為强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强不在於折衝而莫强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

姦欺德宗强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為强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孚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己悦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不以為己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猶不用也何以荅天下之望乎荅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無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也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沛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為大事而不可為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

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人為同列先之而後者誰與左之而右者誰與同列不應其有左臂而无右肱也一手不能舉鴻毛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惟見民益槁而不蘇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歸咎也沬即昧也三與上應故平无勃不濟亡齡无如晦不決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彖曰豐其蔀位不

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為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啟其明也而况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為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為等夷也如夷於九縣之夷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顏讎由司城貞子次

亦不失爲䰡无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有不可爲之事亦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夫以豐大之時而柔暗之六五爲之主宜其傾覆非一木之支決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邇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虚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

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
度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三之志於致君澤民而
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四之在左右前
後能旁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
昔也天下以吾君為柔今則慶之譽之以為剛昔也
天下以吾君為瘖今則慶之譽之以為明何其吉也
舍已之剛用人之剛即已之剛舍已之明用人之明
即已之明也其小猶為齊威王而況不為威王者乎

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
暗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譽況得剛明果斷聰明
勇智之君而事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
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
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雷震雖柔
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與它卦六五異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古小人擀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跡左右矣故必擀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擀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擀之以姦訣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擀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擀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際天而已不知高其

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藏家之拚也門之空也自此

三歳而熠燿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

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

而弔成湯之不祀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囹

終爲人主者可不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

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内而火外内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亨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况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逋故旅貞則吉孰為旅道之貞乎以為容則柔亦不過於柔

必順乎剛乃為得其中仲尼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貞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柔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柔而在外故為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人之窮何大乎時義也時在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非我所能為也守我所能為也聖賢

君子不幸而為旅盡其所能為聽其所不能為而已
夷吾重耳倶寓於秦无異寓有異時仲尼陽虎倶去
於魯有同去无同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刑不明則寃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
欲不留艮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棄逐而在

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絃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災也故慶封奔吴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為鄙事有志窮而為之者有志大而為之者故劉備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已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翕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為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

立己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
其貞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秦妻
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
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
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而霸孰禦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
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容依人

而以剛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于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造于境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荅是焚其次也魯之歸焉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焉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而況不貞乎近離

故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有剛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雖得資斧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

之時乎非二五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為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收之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下得乎人之

譽上得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與天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鴻鴈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至烝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之民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中興也孰禦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

德上達天也離為雉為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强至於失高位而為旅人自取之也既毀其家如鳥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敵至於覆宗祀遷虜

庭而亡天下與凶孰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剛强可肆乎堯之恭遜舜之溫恭湯之寛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達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當旅之時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没其辭於爻而列其爻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為王也故

六五獨不言旅所以有王者无外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入離之極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喪牛失天下之象終莫之聞高亢自信不聞其過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慮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為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與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為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雖亨而小也然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茍合為詭隨為導諛其於人也為妾

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

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

民從命之象二風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鼓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違風與命令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為躁可退則退而不為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覆而貴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

武人之貞乎蓋隂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强者用之為正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謙恭柔遜之德而御其剛强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鞠𦕑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下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

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穰焉降福百拜而不為諂駿奔而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學易者當以聖人所

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二陽覆上而横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峙牀足之象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詘乎六四柔巽邇臣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作巫醫者耶故雖巽而吝且窮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也廉以不巽而辱藺藺

乃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頻巽猶復六三之頻復頻屢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是爻也丙吉有焉以厲精

之宣帝為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為之同列而善吉之寛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為巽之君者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

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所以无初者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

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木震之下卦巽也巽為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為秋於五行為金於五色為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為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句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

於順何異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禄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

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禄之重阿順茍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夰謂權勢上窮謂髙極正乎謂不正

☱☱ 兊下兊上

兊亨利貞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句民勸矣哉

兊奚而亨天人說也天人奚而說說利貞也聖人奚

而利貞剛中以正已柔外以說民也惟民說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已故能利民惟正已故能不利已湯之寛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邇聲色始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兊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説乎湯武兊言天人之所以説也天人俱説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趍之則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

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説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説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説而自勸也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説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説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

不覿兊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乎是以君子說之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當兊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于上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踈遠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

至疎也至疎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懼斷

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

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戲晏子曰和

如和羮同如濟水无以説爲説和无以不説爲説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禮不妄説人君子難説故妄説人者小人也易説者

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説之世天下視其

所説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陽之德居中正之地

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僞妄說人者絶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僞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也吉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愛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讓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盖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僞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聖人之誅盜輕於詛盜况之六三不當是也夫况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求而求説於上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而售已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説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康來之得位凶于康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説而來來而凶豈六

三之罪哉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兊說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兊說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確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歛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

允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君心之箴規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璀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都介隅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

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其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剥陽邪剥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説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兊説而來焉上六以兊説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隂而孚焉則剥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兠畏孔壬況不如堯者乎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剥爲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来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與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位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来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者存乎才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渙散也其為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内也坎下者難在内也膏肓内痛非腠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

時孰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子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爲魏項挾勇操挾知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難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淺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通也曰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曰利貞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之大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平吴亡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於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至此然後見

才不足為武王道德不足為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不驕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風而不在風無天地人之謙者其惟巽之有道與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渙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辭與剛来而不窮謂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象曰享于帝舉其詳言不獨歸功於祖考又當歸功於天享於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遭險難之時居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黔婁言善賈叔山无趾言善𦖋也將馬拯是不然拯不在獨而在從不在從而在擇不在擇而在敬初六今何從從聖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達也其次從吾君

之大臣乎從之又不可泛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
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力者與其賢如驥
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其拯
也所從而不擇擇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賢賢且有力
而從之不烝非所以擄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
二得九二而從之於初吉何疑焉信從何平從无知
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王齡拯難之功何如哉六
順也初烝也九二乾爻乾為馬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惴然而改尹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説奔高宗以濟大

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𡙡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𤸃妲斯髙基難也勝廣元𡘜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競外則无

險无位則无施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萬物之表故也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溷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髙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求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三之渙其躬散一已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六四之渙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六四近君之大臣也六三而為六四僭矣六四而為六三媮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世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不能散天下羣聚之難非媮而何然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乎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不平河北皆有丘

而不思夷之者也巽為髙故有丘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為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譙抑畀巽之度為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排

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悦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歛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傜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

峻法是反也出令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涣王居无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絶其根疽之爲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

不知消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渙之終能為九五之渙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聽與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為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

之殺褒妲次矣

誠齋易傳卷十五

誠齋易傳卷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厥初生民无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无窮而財

之生有窮以有窮奉无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亨亨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説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説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

先之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然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為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兊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兊說坎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故

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曰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

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顔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𠍴節矣一簞瓢身養節矣不出户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户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況爲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户庭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為大臣上遇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公孫弘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主虛耗之民何裨焉

九二說之主容說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兑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侈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矙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崇是已至見逐於國人追誚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節上六之苦節過於節无過焉

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也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强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强而

服也乎儀可强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是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與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故為苦節苦節非不貞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夫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无凶亦无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學者至此宜覃思焉盖君子之行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一槩苦節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為貞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

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惑不偷又何悔焉聖人閔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且亡况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為言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道與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雖

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榮矣貞凶悔亡之辭學者勿以其一廢其一則上六之窮未為終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節不可貞之辭彖所謂其道窮也之辭比而同之使其一意而申言則易贅矣夫卦彖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石崇也豈惟易贅也節之卦可廢矣

☱☱ 兊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為卦三與四二柔在内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

立則吾心先為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為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輝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為言此感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

至顯而化邦至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忮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為者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

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鳥耳使无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邪不閑不可與存誠偽不去不可與言誠是故中

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責子在初閑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為言雖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搽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身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偽妄與偽皆所謂有他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他則惕然而不安

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幾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訣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

號召天下之同類是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禄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禄於已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悅真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處陰也其孚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水之為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融淺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摇深則難撓也六三為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

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杀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泰軫緩在在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巽故曰得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爲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已而不盈也不曰誠其身乎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也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蠹六四

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張良叅師黄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汙伾文後不汙牛李馬匹亡也絶類上也謂絶黨以承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至誠如中孚可謂道感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感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二三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然則九五之孚

下以其化邦則民斯從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為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方且惕然如拘攣而不少肆㦸然自斂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大人萬物之歸已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攣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此所以為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謙也九五雖

剛而為巽順之主故攣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髙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為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真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天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躐取髙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如樊龍之

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爲雞故曰翰音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静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為静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隂盛而陽孤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静而輕作乎哉當是之時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早有所就則宜髙有所舉則不宜如飛

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大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為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美雲飛始乎

躁卒乎悔也維鳥飛則吉則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隂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乘剛内二陽外四隂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澤滅木爲大過盖澤水没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爲小過何也此以二卦之時言也夫雷之聲其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艮山也爲東北之卦居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閒而雷聲已發是反時爲災也故亦爲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爲過恭爲過哀爲過儉是三德者病不過耳過何病哉然是三

者豈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為過傲為過易為過奢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内二陽之實為身外四陰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鋭者也翼之鋭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髙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躐髙位之心

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盖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髙位常有過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徬徨而不敢進窺覦而不得僭者有二陽以振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振已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其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

危亂之意而忌於溫嶠義旗之見指皆過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安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嚌其胾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憲邕從卓然後為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為

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簒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僭其君之心故聖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

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為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並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得要地者又幸而剛分處於內外以遏羣小往來之衝二君子者豈以失位而不恤乎聖人既戒九三以過防小人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爾雖失位不當也爾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爾既遏六二之欲越爾而上僭而往從之則必厲勿用往也必戒

可也永守爾之貞正可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險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況九三與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室於外一扞衛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庸可覬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名公之為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中此憂莫助之詩所以一倡而三嘆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三九四相與協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為而澤潤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隂陽和則雨今衆隂寇二陽二陽戰衆隂隂陽不和一不雨也隂陽均則雨今隂盛而陽微二不雨也隂陽交則雨今震動于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隂陽不交三不雨也雨露發生之母雷霜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殺地也卦為生卦

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為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强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如六二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棲宿於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為已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為已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代宗竊輔國之首是足為天子之感

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為强也然則古之弱主亦曷嘗无有為之志哉六五震之主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則為兊兊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履之幽人為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為女子歸妹之跛眇為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為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

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孚攣如豈可比而同之哉

董子曰易无達占詩无達詁春秋无達例孟子曰以

意逆志是謂得之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過過之

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

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

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

敗一撅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敵於洪流莫或敵於夷塗人皆懼

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盖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戒則憂憂憂則治无難則驕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矜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

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

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

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飪此其為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儆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亂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濟難之才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大車涉大川川將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

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之邮何以能濟乎宜其无
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九三在前為婦車之蔽茀象
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於水喪
茀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
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
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

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隙於其間則此道杌而不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競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躁而競者勝負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處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為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為七日得詩有濯茀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求濟者寧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濟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

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宮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陵於居者牆以寇退立水於宅者舟以水涸葺此匹夫匹婦之愚所能知也當無難之時而不為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爍而涸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敝衣之袽為塞隙之具以備葺舟之用又且

終日而戒焉疑焉無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𣁋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無患傅說所以戒高宗也曰繻有衣袽有之爲言不至於求而無之謂虞𠜂曰繻衣也袽敗衣也繻或作𦃇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無難之運思患豫防

此將奚先其惟清心寡欲恭儉無逸乎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為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春已也乎以此防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露臺不作而蒲戸之宫已新此聖人所以為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禴薄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无風波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辯邪正其防消長其儆勤怠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吸必有噓天地晝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

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為否既濟復變為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為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為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為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才如狐之能濟而恨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濟而恨其小且弱故狐幾濟而衰力不能以舉其尾如車

之幾成而敗才不能以濟其功甚可𢙣錯𢙣𢙣是已

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

爻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為既濟火在水上反是

故為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慎辨物居方之

理何也六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

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舜與共驩雜處堯朝

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旣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强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温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

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二止曰曳其輪而已則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車而馬曳之或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

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難故九二視初九可以為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玄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已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王導之徒與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也有志矣患无

才有才矣患无位有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懐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静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

年者戒其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名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逢未濟之世為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隂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貞正而吉以

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葢未濟之六五其體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强故日之在夏噎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悔剛烈之至猛而捄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一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為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曳其輪以為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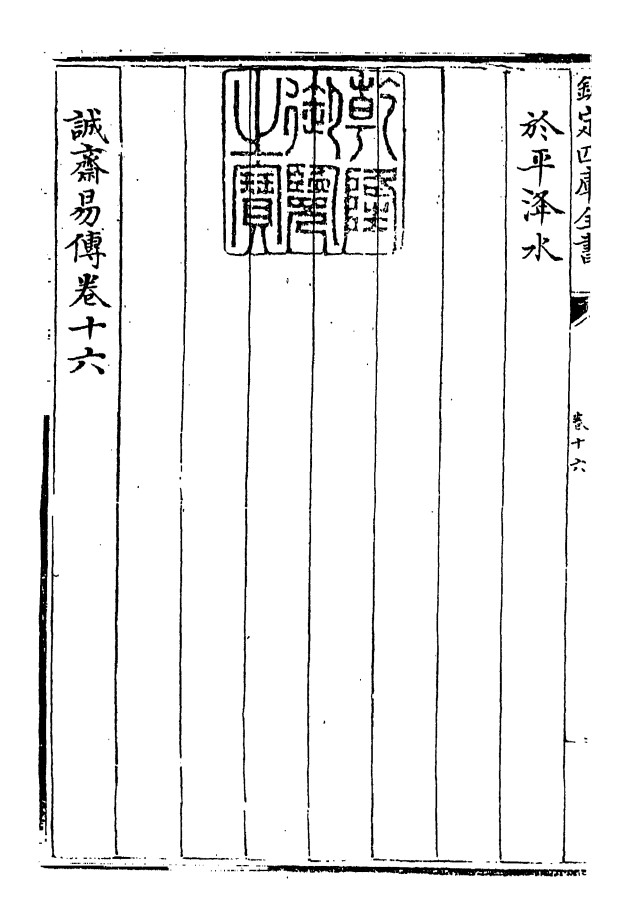
二陽以為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為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為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耶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

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為哉燕兄弟燕
朋友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
而已故曰有孚於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
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耶既濟上
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
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
國家故洚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

於平泽水



誠齋易傳卷十六